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 “以人为本”

潘 尔 春

(川北医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7)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的终极关怀人的哲学。“以人为本”始终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里,“以人为本”就是指人是现实世界之“本”、价值之“本”和历史之“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其终极目标。

关键词:马克思;以人为本;现实世界之本;价值之本;历史之本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3-0013-06

在过去较长的一个时期里,“以人为本”似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外。但事实上,“以人为本”始终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哲学之“本”归结为人,以人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真正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且还揭示了“以人为本”的深沉根据和科学内涵,为“以人为本”莫立了科学的人本学基础。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一 人是现实世界之“本”

哲学之“本”,首先是指本体论意义之“本”,即世界的本原和终极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以人为本”的首要旨意就是指人是世界的本原和终极本质。马克思指出:“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1](52页)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不是旧哲学所谓的与人无关的“抽象世界”,而是指现实世界即人生活于其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发生改变

的属人的世界。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2](48页)。人就是这个属人的世界——现实世界之“本”。

对世界终极本质和本原的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传统。自哲学产生以来,哲学家都要追问世界的终极本质,任何哲学都必须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对世界本原的不同回答,既是不同哲学派别形成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构成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以“物”、“心”为本,分别衍生和形成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但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中,人被边缘化了。世界之“本”要么是思维,要么是存在。人从来就没有被确立为“本”,也没有被当作“本”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固然有其合理性和重大意义,但由于它不理解世界的属人性,离开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实践活动,去追问世界的终极本质,从而把世界看作是离开人的虚妄的抽象世

收稿日期:2004-11-14

作者简介:潘尔春(1965—),男,四川南充人,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界。哲学成了没有人、无视人的生活的抽象思辨,哲学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现实的意义。针对这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决心要创立一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它,以实现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变革,不是对本体论问题的简单否定,而是要把哲学追求的世界之“本”置于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实践中来考察。马克思认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根本失误,就在于它离开现实的人来抽象地理解世界,把世界看作是虚妄的存在物,在此基础上抽象地谈论世界之“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335页)。因此,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指向的对象及其讨论问题的基点,必须转向到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上来,才能使哲学不至于成为抽象的空谈。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把自己新哲学所关注的世界锁定为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并以现实的人为哲学的出发点,论证和揭示现实世界的属人性及其本质。当哲学的视角转向到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人作为现实世界之“本”的思想便呼之欲出了。

现实世界不是外在于人的世界,而是属人的世界。它既不是自然界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也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作用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2](49页)。人就是通过自己积极能动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使现实世界处处烙上人的印记,而呈现出深刻的属人性。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着的三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都是人自我创设的杰作。自然界对人说来无疑具有先在性,但它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并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自然存在物。它是人既按照“物的尺度”,也按照“人的尺度”重塑过的自然界。因为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并非天然地都完全适合人的需要,“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183页)。今天人类还必须依赖着、并在其中生活着的自然界,是人类世代创造的人化自然,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307页)。而人类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结合而成的集合体,一方面它是人为了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采取的结合形式,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了一

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2](362页)。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2](29页),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从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实践活动的一定的人群中发生的。因此,人是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的缔造者。至于精神和意识则是人高度进化的产物,是人的思维的结晶。而“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纯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4](517页),意识的产生、发展以及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和日益丰富多彩,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因此,人不仅是自然之“本”、社会之“本”,而且也是意识和精神世界之“本”。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就发展史上首次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赋予了人本体论的意义,不仅为现实世界莫立了真正的人本学基础,而且也实现了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人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根本原则,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据,密切关注人和人的世界,一切从人出发,以人的维度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 人是价值之“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的追求,不仅是求真,也是求善,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把现实世界之“本”归结为人,强调“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1页),从根本上确认了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肯定了人的尊贵和重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还是价值之“本”,“以人为本”具有价值论的意义。

肯定人的尊贵和重要,是一个悠久的历史思想。在古代东方社会,人们在与“天帝”、“天命”观念和专制统治的抗争中,发出了“不畏于天”呼声。更有开明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解决好人的问题对于“本理固国”的重要性,提出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主张。古希腊人虽然敬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但希腊人的思想中却充满了对人性的讴歌,对人的快乐、幸福的向往和赞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箴言对人的价值、尊贵和重要进行了最高的肯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宗教神学和等级制度,提倡

人的尊严,强调人的个性和自由,用人性取代神性,用人权取代神权,用人道主义取代神道主义,抹去了人身上神的灵光。18世纪法国战斗唯物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精华,对宗教神学和17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的神学不彻底性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们一方面公开宣布上帝不过是“人的想象创造的虚构物”,“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打倒了上帝;另一方面全面论证了人的自然本性,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寻找理论支撑。德国古典哲学家经过理性的思考,对人本思想进行了再次升华。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莫大的肯定。黑格尔以其思辨哲学的方式,肯定了人是积极能动的主体,极力弘扬人的主体性。费尔巴哈虽然没有真正理解现实的人,但他推崇人,深刻揭示了宗教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家,或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或从人的理性出发,积极肯定了人的价值、尊贵和重要,为人是价值之“本”思想的确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他们所谓的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作为他们全部理论基础的人性论,是抽象的人性论。因此,人作为价值之“本”在他们那里缺乏真正科学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深刻揭示了人是价值之“本”的根据,全面阐发和确证了人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生命存在以及人尊贵和重要。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作为价值之“本”,人的尊贵和重要,是人通过自己的本质活动——实践来自我创设和确立的。实践是主体人与客体对象世界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活动,它是既塑造着与人自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又塑造着与对象世界相适应的人的辩证统一过程。一方面,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生命力、意志力、精神力量)作用于对象世界,不断把对象世界改造成为我需要的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身体”[5](49页)。这个过程,是塑造与人自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的过程,是人交互价值、创造价值,使物形成对人的价值、满足人

的需要的过程。在这里人是价值之源,人自己创造价值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表明了人具有世界上其他存在物所不具有的创造价值的价值,这是人的最高价值意义所在,是人对自身的肯定和尊重。另一方面,人凭借自己特有的实践活动,不仅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超越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而且还创造出了自己独有的新型进化发展方式——社会文化的进化发展方式。这就使人能够积极地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避免像动物那样产生在生物遗传进化中由于单纯的自然选择作用而常有的退化现象乃至遭遇物种灭亡的厄运。这个过程,是塑造着与对象世界相适应的人的过程。借此,人始终处于宇宙物质进化的最前列,代表着宇宙物质进化的方向和未来。既塑造与人自身相适应的对象世界,又塑造与对象世界相适应的人的实践活动,赋予了人纵横于天地之间、经纬世界万物的资格,人也由此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意义的生命存在。因此,肯定人的尊贵和重要,充分考虑和满足人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标榜人的尊贵和重要,而在实践中却奉行“钱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在资本统治的王国,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只服从于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狭隘目的,劳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是劳动的异化,从而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5](47页)。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里,资产阶级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谋求他们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发展处于被压制甚至被扼杀的境况。在资产阶级心目中,只有他们才尊贵和重要,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什么尊贵和重要可言。因此,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对这种使人的本质异化和非人化的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建立“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5](73页)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创立了历史前提,“以人为本”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可能。

人作为价值之“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

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关注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认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肯定人的尊贵和重要,充分考虑和满足人的需要。

三 人是历史之“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又指历史之“本”。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118—119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也是历史之“本”,“以人为本”具有历史观的意义。

人作为历史之“本”,不在于自然界的造化,更不是神灵的安排,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人及其实践活动。历史不像自然界那样对人及其实践活动具有先在性,它始于人及其实践活动,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展开和深入不断地向前演进。一般地说,从人出发去研究历史,是能够揭示历史之谜的。在马克思之前,除宗教神学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斥人),旧哲学家们也曾看到了人对于历史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之“本”的见解,并试图从人出发去探讨历史,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他们至多只看到了人的思想、意志、精神的力量,却没有揭示出隐藏在人的思想、动机后面的深刻物质动因。黑格尔虽然认为人的思想、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7](224页)。因此,旧哲学最终都对历史作出了唯心主义的理解,把历史归因于人的思想、意志或精神,甚至于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思想、意志或精神,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就连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自己背叛了自己”,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潭。唯心史观没有正确揭示历史之谜,也就不可能为人作为历史之“本”提供科学理论的支撑。

人作为历史之“本”的真正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考察虽

然也以人为出发点,但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而是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人”,亦即实践活动着的人。因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43页)。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32页)。物质生产实践所凝结成的直接成果,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历史的面貌。因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81页)。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形式(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历史最深刻的基础和根本内容。人类历史就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史,“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5](84页)。而从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6](104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马克思就把历史牢牢置于人的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揭开了历史之谜,为历史奠定了科学的人本学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唯心史观,实现了对旧历史观的彻底颠覆。

唯物史观的人本学思想,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人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往往过分强调其唯物的(社会物质条件)因素,没有看到人及其活动对于唯物史观生成的意义。以至于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体化,并将社会归结为物质条件或关系。历史也就主要地被理解为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发展过程,人在历史中被置于被决定的状况。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似乎只见“物”,不见人。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精辟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迎合了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失了”的论调。在实践中,也使我们经常把社会凌驾于人之上,过多地强调人是社会的人,忽视社会是人的社

会。因而在发展问题上,片面强调社会的发展,尤其追求经济的增长,对人的发展重视不够。以为社会发展了,人自然也就发展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历史和社会,自觉地纠正我们先前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认识。

人作为历史之“本”,历史就是依靠人并且是为了人的类创造活动过程。“以人为本”就是要相信人、团结人、依靠人,尤其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凝聚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又要使我们的发展为了人,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准则。

四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

哲学对“本”的追求,是终极意义的追求。一种哲学以什么为“本”,就以什么为终极追求的目标,并从根本上反映和体现出它对人的态度问题。传统本体论以思维或存在为本,忽视了人的存在。神本主义以神为本,取消了人的存在。而所谓钱本主义、官本主义则以金钱或官位为本,背叛和否定了人的存在。马克思强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2〕(9页),把对“本”的追求最终归结为人,表明了他对人的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改造为己任,把终极追求的目标直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殿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消除了异化、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本质要求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77页),成为完整的人,真正的人。因而“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本质的高度异化,人被肢解和片面化、畸形化发展的现实,马克思提出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学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73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的终极旨趣和根本目的。马克思毕生致力于对现存世界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就是为了给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现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深刻而丰富,就其主要之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人的类特性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是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人的全面发展首要的就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的全面发展。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活动的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积极能动的创造性等各种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充分发挥。“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330页)。二是指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37—38页)。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独立自主、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等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的个人,这是人表现和确证自己本质的内在力量。通过这些能力的发展和发挥,实现人对对象的全面而深刻的占有,使活动的内容丰富、充实,从而全方位地、多方面地确证和占有自身的本质。同时,就活动的形式而言,应该消除人的活动的片面性,代之以活动的多样性、完整性和可变动性。这样才能使人在多方面活动中积聚、交换和运用自己的能力,培育和锤炼人全面的能力体系,丰富人的本质。

第二,人的社会特性即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合理建构。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全面发展相适应,人必须创造和发展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并合理地建构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均匀地发展自我的全部特性。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创立并进行合理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的全面性。”〔8〕(34页)每一个人必须创立并合理建构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借助于自己的本质活动进行普遍的交往,才能在心理、情感、信息等方面得到交流,彼此取长补短,

使个人逐渐摆脱个体的、职业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褪去外在的差异性而日益融合,又使自己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日益个性化。

第三,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即实现自由个性。实现自由个性,就是个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而与他人相区别,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积极、充分地表现自身的个性魅力和丰富性,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内涵和最高体现。有个性的个人是消除了一切自发性的完整的个人,他是对私有制条件下“偶然的个人”的根本超越和否定。自由个性的人,就是人的自然潜能、肉体组织、心理结构和人的需要、自我意识、思想道德观念等的全面发展和完善。这样

的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具有特殊素质、品格、气质、性格、情感的人,他既是自然的主人和自身社会结合形式的主人,从而也是自己的主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终极关怀人的最高升华和印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充分考虑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努力提高人的素质。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Humanism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PAN Er-chu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7, China)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philosophy of ultimate human concern, which takes humanism as its starting-point and overall human development as its end. Humanism is always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s a basic thought of it. In this view, humanism refers to that man is the essence of real world, value and history, and realization of overall human development is its ultimate aim.

Key words: Marx; humanism; real world essence; value essence; history essence

[责任编辑:苏雪梅]